



岁月华章

乡村“人物”

王永新

多少年了，想起那几年在农村生活过的情景，人和村子的故事还会浮现在我脑海里。我的感觉还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切。那时的乡村封闭、贫困，农民似乎对什么都不上心，他们只关心与种田有关的事。天气怎么样，庄稼长得好不好，丰收了欢喜，歉收了叹息，生活波澜不惊。永远是那个节奏，那种方式，重复着每一天的日子。就在这种平淡、枯燥的生活中，有几个人却受到乡亲们关注，被称为村里的“人物”。村民们的朴实无华的言语中，话里话外都透着对他们的称赞，让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不由得刮目相看。

先说说那个生产队队长，那是个不到50岁的中年男人。没当队长时，他平日沉默寡言，在队里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是他能干，庄稼活样样通，连村里的老把式都不得不服。这一年又到了改选生产队队长的时候，大伙儿有些犯难。生产队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不是软弱不敢管理，就是私心有点重。别看生产队队长不是个啥官，可在集体所有制的体制下，真是举足轻重的位置。农民本来就是松散的个体，如果队长领不起来，那队里就是一盘散沙。这时有人提出让这个男人试试，理由是他当过兵，又懂农活，说不定能把生产队带好。眼看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众人也就默许了。就这样，他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上任了。

没想到平时话不多的他，安排起队里的事却是有条不紊。尤其厉害的是，他对农活要求很严，批评起人毫不留情。有一次他领着几个人在地里撒粪，正干着，他忽然指着一个人说：“要是你家的地，你能撒成这样啊？”不撒匀，咋给庄稼使上劲？”那个小伙子刚想说句自嘲的话，一看队长那不依不饶的神色，只好赶快去返工了。其实平时在地里干活，常有这样的事。都是乡里乡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谁也不想得罪人。可那天队长的较真，让大伙儿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地是通人气的，你下多少功夫，它就回报你多少，这个

浅显的道理他们都懂。

队长对集体的事那可真是负责。知青宿舍和饲养室对面，我们常看到他晚上来这里看看牲口，和饲养员唠上几句。听说队里的仓库他也经常去检查。而他更得人心的是对人一视同仁。队里几个姓氏，一有矛盾，同宗同族就一致对外，处理不好，那问题就大了，以前这样的事不是没发生过。这个队长的处理方法就是先批评亲近的人，让对方压下火气，再分清责任。问题解决了，也就平息了矛盾。日子久了，他在村民的心里越来越重要，一遇到难办的事，就会说，问问队长。

说他是个当过兵的人，一点都不假。他上过战场，还负过伤，可是从没听他提过这些事。有一次我和一个伙伴去找他请假，在他家墙上的相框里，看到有军人的合影，我们问哪个是他，他笑笑没回答。令人不解的是，他既然有这样的光荣历史，为什么不愿提及呢？这个谜一样的生产队队长让我们非常好奇。

直到一个偶然的时机，我们才得知他的情况。原来他在国民党部队待过两年，后来被解放过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的人生走得摇摇晃晃。想想他心里压着委屈，还照样对集体的事掏心掏肺地付出，我们从心里不禁对他多了几分敬意，他不愧是个上过战场的人。

我无法说清何以如此喜欢小莲姑娘。我们下乡那年，莲才14岁。小姑娘长着一双大眼睛，黑眼珠又大又亮，看着她说话你都会觉得她那么善解人意。她的身世很苦，一家人生活得很不容易，在村里也常会受到一些人的白眼。难得的是，她不怕事，对那些不讲理的做法敢于反抗。

其实莲的性格脾气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她很小就失去了爸爸，妈妈带着她嫁给了这个村的一个光棍儿。这个继父因为多年来为母亲治病，穷得家徒四壁。好在这个男人很善良，把她娘儿俩当亲人对待。一年后，妈妈

又给她生了个小弟弟，这一下，日子更有奔头了。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继父跟着大卡车运送队里的木材时出了意外，人就没命了。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方田园里，一家盯着一家，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很快传遍整个村。在这种封闭、愚昧的环境中，莲的娘被视为“克夫命”，人们见了都指指点点，害得她一家人出门总是心有余悸。莲姑娘上过几年学，心里不糊涂。她对这种恶习恨之人骨。她哭过、闹过、反击过，也软弱过，可是那样的日子更难过。

在跌跌撞撞的生活中，她慢慢长大了。在一些好心人的开导下，她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心里越来越清亮了。她意识到，如果让青春陷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不能自拔，事事放不下，便会时时心中不安。唯有不被情绪左右，才能把烦恼置之度外，心中才会揣着美好。到那时，一切努力才会变得轻盈。她想通了这个道理，一下子如释重负。她不再反驳任何闲言碎语，只当耳旁风一吹而过。她看到别人有了困难，尽力而为给予帮助，这样的事不计其数。她不光农活干得好，还敢于发表意见，甚至为别人仗义执言。当有人怀疑一个婊子偷了地里的玉米时，莲毫不犹豫地从站站出来为她作证。莲说，我们一起离开玉米地的，她什么都没拿。而这个婊子是平时说闲话最恶毒的人，这一下被打动了，从此不再说莲姑娘任何不好的话。

莲姑娘的成长，让村里的人看到了她正直、善良、美好的一面，触动了人心，感化了左邻右舍，慢慢从心里接纳了她一家。莲用智慧和力量改变了人们心中的旧观念，成了大家眼中可信赖的人。18岁那年，她当选了妇女队长，更加干练成熟，她的生活终于拨云见日。

这个村庄不大，一所小学10多个学生，老师只有一个，就是走路不太方便的郑老师。他初中毕业，在那时已经是村里的最高学历。当初让他在当会计和民办教师中选择，他当了老师，一干就是大半辈子。村小学属于村里自办的学校，全靠大队从集体经济中挤出点经费办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对教育不是

那么重视。队里一有困难，就有人嚷嚷着把学校撤掉，让孩子们到外村小学去读书。这一次又被列入大队研究的问题。没有人征求郑老师的意见，他是听到了消息，自己跑到大队部和村支书面谈的。他们是同宗兄弟，说话随意点。他说只要学校能保留，他可以不要队里的几元补贴，只记工分就行。村支书劝他，撤了学校，他可以来大队干点事。他一听更急了，因为他知道有的家长已经不想让孩子上学了。那个年代，在农村多一个人挣工分，就可以多分一份口粮。如果让孩子们到外村去上学，那这些孩子上学的事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他说，他也不知道队里有困难，可他实在不愿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就辍学下地干活儿，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大概是这些话触动了村支书，学校又办下去了，孩子们照常去上课了。

这个郑老师操心的事太多了，对学习上进的孩子，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当听说一个孩子上初中交不起学费，他就悄悄把自家的一部分萝卜、红薯推到集会上卖了几元钱，补贴那个孩子。为此，他老婆还和他闹了一场。

他教学多年一直是民办教师的身份，快退休的时候，有一次转公办的机会，可是他放弃了。他说只要有人接他的班，就把这个指标让给那个人。只要学校能办下去，他就满足了。后来这个小学还是合并到外村了，他也没转成公办教师。不过，他也有开心的事，因为他教过的学生中，有两个考上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包括那个他资助过的学生。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这几个乡村“人物”普普通通，在外界看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自己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却不知该怎么去做，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而他们是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脚踏实地走过漫长的道路，一路走下来，收获的就是人生的价值。这世间，恰恰是有了这些人的努力和坚持，生活才会有希望，社会才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亲情时刻

我的伯父杨金贵

李德胜

听闻父亲的至交盟兄——封丘县荆隆宫镇水驿村80岁的杨金贵伯父于1月30日去世，几天来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眼泪一次次充盈眼眶。我永远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穿着红领章上衣、戴着红帽徽帽子的模样，记得我提干后他与我比赛踢正步的样子，记得每次见面时他对我一次又一次的教诲。伯父一生正直、无私、善良、守信，对事业忠诚、担当、勤勉、热爱。

伯父对工作的认真，体现在他的上百份奖章和证书上。有一次跟伯父聊天，他说他从1979年至2004年担任过封丘县3个乡的信用社主任，没有一笔死账、坏账，没有一个单位亏空，没有一个干部受处理。

有一年，父亲想买苹果树苗，通过伯父向信用社贷了100元，一年期还没到，连着两个星期收到两次催款单，吓得父亲赶紧把钱还了。那年过年见面提及此事，伯父笑着说：“即使你到期还不了，我也肯定不会让法院抓我兄弟，我的工资还有家里的稻谷钱，够还。但是我主任，必须带头向我的亲戚朋友‘开刀’。”

当年伯父一直穿的是村里裁缝做的中山装、伯母做的土布鞋，冬天是一件灰棉袄，没见过他买过成品服装，更别提那些名牌服装了。要知道那时我们封丘县流行穿皮衣、皮袄，是身份的象征，村、乡、县干部大都有这个行头。可我这个“有钱有势”的伯父，却从来没穿过。

我们当地有一种传统习俗叫“过礼”（结拜兄弟），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变为一种利益捆绑。伯父从转业到退休，当了20多年信用社主任，想必有不少人想与伯父“过礼”。但伯父一直只有温温大伯、秀岭大伯和我父亲3位农民“过礼”朋友。每逢过年他来我家，必先给我爷爷跪拜磕头，然后坐下来说话。有一年我们村庄稼被淹，伯父送来两袋大米，让我家避免饿肚子。朋友结交，在于“义”，正是父辈们的言传身教，才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朋友”。

当年跟伯父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抽烟只抽“黑轱辘”。这种烟当时一直是7分钱一包，号称“1毛找”，后来涨到1元1盒时停产。我当兵时，专门买了包“黑轱辘”送给他，还以为伯父真的只

吸这种烟。现在想想真是幼稚可笑，伯父何尝爱抽这种便宜烟？他是想用这种办法堵住送礼人的嘴。

伯父说过，他管人管钱几十年，从来没贪过公家一分钱的东西，从来没占过别人一分钱的便宜。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宁愿穷死，也不能让人往脸上吐唾沫；宁可饿死，也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他家的房子几乎是村子里最破的，后来他的4个弟弟实在看不过眼，才一起帮忙盖了三间东屋，到今天仍然是全村最矮最小的房子。

2007年，在娄堤乡一个同学家的婚宴上，我无意间提及刚退休一年的杨金贵伯父。席间一位大爷说：“恁伯父可是个大好人，光照顾穷人，谁穷贷款给谁，谁的水都不喝，谁的烟都不抽。”另一个说：“要不是杨主任，俺乡的棉花能出名？娄堤人不念谁的好，也得念杨主任的好！”伯父退休之后之所以还能让一方百姓念念不忘，就因为他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这三把尺子的检验！也许伯父一生不知道什么叫“官”，但老人家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官”！

伯父小时候家里很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他当了兵，提了干，干在前，冲在前，尽本分、守纪律。伯父一生被上级、被同事、被百姓共同的评价是“太老实”，我想，这种“老实”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必备的品格。

我当兵时的去向是舟桥部队，很多人说架桥兵扛桥板太苦，我犹豫不决。伯父知道后对我讲，再好的地方也有差活儿，再差的地方也有好活儿，关键在你怎么去干。正是老人家的谆谆教导，让我愉快地穿上军装，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征程。我每次回家探亲看望伯父，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钱穷不算穷，心穷才是穷；越替别人着想，自己越有价值；越给别人东西，自己已得到的东西越多。这些让我永远铭记于心的话，一直指导着我的人生航向。

伯父杨金贵一辈子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为国尽忠、为党尽廉、为官尽仁、为友尽义，恰如他工作过的岗位。他的高贵品格和崇高风范，一如他的名字一样——金贵！



诗林折枝

雪

周俊亭

雪映寒窗书带韵，梅横冷砚墨生香。
围炉品茗听丝竹，醉卧词林思故乡。

七律·冬至安康

李安文

岁至阳生喜团圆，千家灯火寒天暖。
巧揉玉粒祈祥瑞，慢煮银饺话流年。
爆竹虽遥喧巷远，亲情愈近胜春烟。
莫嫌长夜风霜重，围坐红炉胜绮筵。

雪中的清亮

王秀芳

没有风的喧嚣
没有雪粒的张扬
一场无声的温柔
悄悄再落人间
只是薄薄的一层
轻吻着
小径
还有昨夜未干的灯影

我推开梦的窗棂
迎着夜色还未褪尽的最后一缕浅灰
踏雪前行
每一步
嘎吱嘎吱的回响
那是
我和雪独处的私语

炊烟还未升起
街巷不闹
车流的笛声还在梦乡
万家灯火还蒙着一层惶惶的迷茫
唯有街边的商铺招牌
一盏盏
亮得清亮
亮得坦荡

那不是霓虹灯的张扬
是烟火中的浪漫
那一束束执着的光
是经营者藏在寒冬里的热忱
是平凡的日子里
不肯懈怠的守望

雪花还在轻轻地飞扬
这场不慌不忙的雪
这一片安安静静
还有那盏盏不肯熄灭招牌灯的清亮
都是岁月馈赠的祥和的晴朗



摄影天地



乡风乡韵

老刘开了小饭馆

陈鸿溪

半夜，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老刘就忍不住性子了：“结束吧，瞧瞧都几点了！”因为都是馍锅底下的那一——熟人，客人唧唧几句后无奈散场。

人们常说和气生财，但老刘有时不“和气”也就算了，关键是他还和客人硬气，甚至“撂挑子”，直至下达逐客令。

在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常常玩过牌到他的饭馆吃饭。他们来吃了几次后，一次老刘的“牛”脾气上来了：“年轻人，不好意思，菜，卖完了，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年轻人哪里相信，钻入后厨，看到有不少食材，就不乐意了：“爷儿们，咋瞪着眼睛说瞎话呀？这菜、肉不是多着的吗？”老刘哑哑嘴，叹口气：“恁年轻人天天玩，又不是一次了，到家摆弄几个菜，省钱又方便，我不想赚你们的钱！”况且，恁要是干了啥苦力活儿，也算。“爷儿们！俺这几天就各奔东西去打工了，几个同学玩几天有啥？”年轻人也觉得委屈。

老刘闷声半天，嘴里嘟嘟囔囔着：“做个家常菜，比考大学还难吗？”不管咋说，老刘就是不伺候。最后，年轻人愤然离去，发誓再也不来这吃饭了。

老婆叨叨不止：“你是警察？咋管那么宽？”一旁的街坊也忍不住插话：“老刘呀，你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有生意不做？慢慢你就该关门了。”老刘也不抬头，只顾刷着抖音，自言自语：“就这脾气了。唉！忍不住呀！”

就这，老刘的脾气还是收敛了不少。有些时候，老刘还会“本性毕露”，毫不客气。

有一天，几个初中在校生，男男女女五六个人，从外村来到他的饭馆。男孩子有的叼着烟，有的提着蛋糕，一看就是生日聚会。老刘断定他们不是啥好鸟，就开始了“火力侦察”：“恁几个谁给父母做过生日宴？谁知道父母的生日？回答正确今天我就免费！”

老刘这臭脾气，谁吃饭愿意来这里“受气”？难道他用了啥魔法？有人嘀咕着。偶然间，听小饭馆的邻居闲聊，说有一次西边邻村来了几个人吃饭，其中有一个是曾经在这吃饭“碰壁”的初中生家长，人家是个小包工头，把这里当成了定点饭馆。

还有一个邻居说，东边邻村的食客也不少。据说该村的一个人在这儿吃饭，临走给家里的老爹打包了一份饭，老刘说啥也不收他给老爹打包的饭钱。食客回到村里，不知不觉中，成了老刘小饭馆的广告代言人。



故乡故事

听书书

薛宏新

天黑透了，风刮着窗户纸，咣咣响，像在窗外拍巴掌。外头狗叫，屋里人挤。堂屋中央，炭盆烧得通红，火苗映着一张张脸，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炕上坐的，地下蹲的，门口站的，都眼巴巴瞅着那头戴瓜皮帽、手拿坠胡的说书人。他一来，村里的夜就活了。他不来的夜，黑，冷，长。

说书人姓马，人称胡妞。眼是瞎的，心是亮的。他不识字，却能把《呼延庆打擂》唱得比县里的戏班子还地道。他一开口，满屋子鸦雀无声。孩子们挤在大人腿缝里，耳朵竖着，嘴却打哈欠。老人们嗑着瓜子，一边点头一边咂嘴，像在品戏，也像在品日子。

“咚——锵！”
板子一敲，弦子一拉，胡妞开腔了。“呼延庆，上擂台，银枪一抖震山海！”
嗓音沙哑，却透亮。像村头那口老钟，锈了，一敲，声儿能传三里地。

唱到紧要处，他身子前倾，头一扬，手一挥，仿佛那银枪真在他手里抖着。“擂台上，鼓声催，刀光剑影血成堆！”
鼓点子跟着快，弦子跟着疾，满屋子的空气都绷紧了。

大人们听得入神，眼睛瞪着，嘴半张着，像被那枪尖挑住了心。

孩子们却坐不住了。“爹，啥叫‘震山海’？”“闭嘴！听！”
爹一瞪眼，娃儿缩脖子，不敢吭声。可心早飞到外头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比在这干坐着强百倍。

说书人唱的，都是老故事。《罗家将》《杨家将》《岳飞传》《包公案》。故事长，一唱就是三五夜，夜夜入迷。

可孩子们不懂。“爹，呼延庆是谁？”“打擂的英雄！”
“为啥要打擂？”“为忠，为孝，为义气！”
“啥叫义气？”“……你娃咋这么多话？听！”

爹一巴掌拍在娃儿背上，不重，却吓得娃儿一哆嗦。忠孝节义，娃儿听不懂。他们懂的是糖葫芦、摔炮、雪地里的野。可大人们懂。忠是爹，孝是娘，义气是邻家二叔冬天借你一筐炭，不还也行。

说书人的唱词，半文半白，夹着古语，透着东北土话。

“擂台高，三丈三，英雄血，染红衫！”
“罗家将，世世忠，代代勇，护国门！”

押韵，顺口，像顺口溜，可细嚼，有味儿。像村头井里的水，初喝凉，回味甜。老人们听得摇头晃脑，像在温自家祖宗的家训。孩子们却数着炭盆里的火星，一颗，两颗，三颗，数着数着，睡着了。

在咱豫北乡下，夜夜说书，看似闹，实则静。闹的是弦子，是鼓点，是唱腔；静的是心，是魂，是对忠孝节义的信念。夜深了，人散了，屋里只剩炭火和余音。娃儿醒了，揉着眼睛问：“爹，呼延庆赢了没？”爹不答，只拍拍娃儿的头：“明儿再听。”

说书人唱的，是故事，也是理。故事是壳，理是核。就像那枣糕，外头甜，里头有核。核是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忠臣孝子流芳百世，奸贼小人遗臭万年”。这理，不新鲜，可年年讲，月月唱，日日说，就成了村里的规矩，成了娃儿们长大后的良心。说书人唱的故事奇，人物怪，可背后都是天地良心。飞贼有情，侠女有义，绑票的能回头，说书人唱的，正是这“良心”的回响。

豫北的冬夜，说书人一唱就是三更天。唱到高潮，满屋子叫好。

“好——！”“再来一段！”

“《岳飞传》！《岳飞传》！”
胡妞也不推辞，清清嗓子，又开腔：“风波亭，忠魂断，十二道金牌催命还！”
唱到岳飞死，满屋子静了。老人们低头，不嗑瓜子了，不喝茶了，眼里湿了。孩子们也觉出不对，不闹了，缩在大人怀里，像小猫。忠魂断，孩子不懂，可那悲腔，像风，钻进人骨头里，冷。

说书人的唱腔，是药，也是酒。药治心病，酒暖身子。村里老光棍儿刘三，平日里蔫头耷脑，一听《杨家将》，立马坐直了，眼放光。他说：“杨七郎，比我强！我这辈子，白活了。”胡妞唱完，他塞上一双鞋垫，说：“马仙儿，明儿再唱！”那鞋垫，是他娘留下的，他一直舍不得用。

孩子们渐渐也听出味儿了。“爹，呼延庆为啥不跑？”“忠！”
“忠是啥？”“……忠就是，该做的事，豁出命也得做！”

娃儿懂非懂，可记住了。忠，像爹冬天早起扫雪，像娘半夜起来添火。不为啥，就为家。

说书人歇了，孩子靠墙，板子收起。人陆续散了。外头雪地里，脚印一串，通向各家门。娃儿被爹背着，嘴里嘟囔：“明儿，我还来听……”爹应：“中！”

屋里，炭火灭了，余温尚在。墙上影子晃，像戏里人物还没走。

这说书，是村里的魂。不比庙堂诗书，不比学堂文章，可它接地气，连人心。它用河南坠子的腔调，把忠孝节义唱进心里。老人听的是回忆，中年听的是担当，娃儿听的是种子。种子埋下了，总有一天会发芽。

这说书，闹中取静。孩子停了，心却静了。那静，是沉淀，是回响，是良心的自留地。

这说书，用坠子腔，唱老故事，可底色也是“真”——真忠，真孝，真义气。

夜深了，村静了。说书人的影子被月光拉得老长。他背着弦子，慢慢走，嘴里哼着小调。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忠孝节义，刻在心中。冬夜听书，暖了寒窗。一曲唱罢，万事俱空。”

娃儿在炕上睡熟了，嘴里还念叨：“呼延庆……银枪……”
爹在旁，轻声说：“睡吧，明儿，还有下回。”

